



塔

韓 雪 野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塔

[朝鮮] 韓雪野 著

冰 蔚 譯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60

탑
한 설 야
조선 작가 동맹 출판사
本書根據 1956 年版本譯出

塔
原著者 [朝鮮] 韓 雪 野
翻譯者 冰 蔚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康平路 155 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 Q94 号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开本：850×1156 1/32 印张：17 5/8 插页：1 字数：858,000

1960 年 2 月第 1 版

196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0 册

统一书号：10078·1377

定价：(八) 1.70 元

內 容 提 要

塔是朝鮮现代文学創始人之一韓雪野早期所写的著名作品。

在这部小說里，作者用现实主义的笔法淋漓尽致地描写了一九〇〇年至一九一九年“三·一”民族解放运动前后，朝鮮人民的生活和斗争，以及整个朝鮮的社会面貌。主人公又吉是一个出身于封建士大夫家庭的孩子，在短短的二十年当中，他经历了所有朝鮮人民共同经历过的战争和亡国的苦难。然而，他勇敢地冲破了封建礼教的束缚，毅然决然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的父亲朴进士起初是反抗日本侵略的爱国者，可是后来逐渐萎靡消沉下去，终于堕落为一个与亲日派同流合污、热衷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民族败类。作者还生动地刻划了封建士大夫家庭和当时社会上的各种类型的人物。

塔曾經鼓舞許多朝鮮青年走上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革命道路，这充分说明了塔的积极意义和成功。



011105/10

韓 雪 野

为《塔》的重新出版說几句话

《塔》发表于一九四〇年，是我的第四个长篇。

創作这部作品的时候，正是日本帝国主义已經法西斯化，并对朝鮮人民施行暴政、加深鎮压的时期。日本帝国主义企图从政治、經濟和文化方面抹杀朝鮮人民通过悠久的历史过程創造出来的一切，企图抹杀朝鮮人民所要求的一切。

它还企图禁止朝鮮人民使用自己宝貴的文化財富，以及朝鮮的文字和語言。

日本帝国主义在它日暮途穷的时候，也就是进行所謂“大东亚战争”（太平洋战争）的时候，大肆鎮压我們作家，禁止我們用朝鮮文字和語言表現朝鮮人民的生活和要求。它强迫朝鮮人帮助它进行帝国主义法西斯恐怖統治，实行所謂“皇民化”政策，进行侵略战争，并且强迫作家写贊頌这些东西的作品。因此，許多作家不得不折断手里的笔。这也就是說，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加于朝鮮人民头上的殘暴的丑恶的现实，他們是說不得写不得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們就考虑怎样写和写什么。我們打算写取材于史实的历史小說或取材于自己过去生活的傳記小說。这是因为需要告诉朝鮮人民朝鮮人的历史和他們过去的生活。

我們認為，讓他們懂得這些，就是暗示他們朝鮮人今天和將來應該怎樣生活，也是給他們指出出路的一種方法。因此，當時我就打算以我的生活體驗為基礎寫一部傳記體小說——塔。

這部長篇小說的內容概括了從我出世的一九〇〇年到一九一九年“三·一”運動這一段時期的社會狀況。換句話說，我是打算通過一個出生在一九〇〇年的少年的生活，描繪這一時期朝鮮的現實、朝鮮人的生活和朝鮮人的動向。

當然，讀者會認為出現在塔里的主人公少年又吉是從我本人的生活體驗中提煉出來並加以形象化的人物。在某種程度上說，確是這樣，但這並不是我的原原本本的生活。也就是說，小說的主人公又吉，並不是我少年時代的縮影。

不過，我認為，要想再現這一時期的真實，只有真實地找出這一時期朝鮮少年的生活、思想、希望和本質，並用現實主義的手法把它刻劃出來。因此，我虛構了許多情節——為了把真實形象化而進行的十分接近真實的虛構。

我準備在這個長篇里揭露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惡毒本質。但這並不是我的意圖的全部，也不是我的目的。我想描繪的是要比這個重要得多的東西：朝鮮人正面的、能夠打退一切邪惡和不幸的、不屈不撓的堅毅精神和戰鬥意志，他們的美麗而又深邃的情感，要求並爭取光明的未來的鬥爭。我打算把這些做為貫穿整個長篇的主線。這是因為我有這樣的信念：有了這些，才能克服日本帝國主義強加於朝鮮人民頭上的一切反面現象。

只談悲傷是毫無意義的，重要的是要同它鬥爭，最後還要

战胜它。

当然，我很清楚，从这方面看，塔是非常不够的，不过我觉得讀者将会从这里了解到作者要说明的是什么，并且会发现这就是朝鮮人的声音和朝鮮人过去生活面貌的一个典型。

附带说明一点，当初这个长篇出单行本的时候，本来发表在报纸上的最后一章，即有关“三·一”运动的部分，被删除了，这一次也做了修改，使它重归原位；这一部分过去在报纸上发表的时候，由于考虑到日本帝国主义官宪的检查，只好扭轉笔鋒隱晦地写了一下，画面不够鮮明，这次为了把它明确起来，作了不少的改动。

过去在小說中失踪的尙济，在新修改的最后部分中，也讓他以参加“三·一”运动的印刷工人的身份出现了。

尙济虽然是一个次要的人物，可是由于过去有許多讀者不仅无限同情他，并且希望把他变成一个被压迫階級中受苦最深的典型人物，而解放以后讀者也提出同样的要求，所以就这样做了。我認为这样做会給小說增添一份力量。

我在一九四二年写了这部长篇小說的續篇热风，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統治而未能发表，至今原稿仍在手头。現在覺得如照原样发表不大妥当，打算以后修改发表。我还有这样的雄心：按原計劃写出热风的續篇向日葵，完成塔三部曲。

解放以前在病榻上大約写了向日葵的三分之一，后来未能繼續写，而原稿又在战争期間遺失了；解放以后因为忙于别的事情，直到今天也未能再动笔續写。

我向讀者保証，一定要把它写出来。

对于这部作品的内容及其他，我不想再談什么了。不过

我希望讀者最好能讀一遍。因為我相信這部作品會說明一九三五年我們在監獄裏的時候，以及“卡普”（朝鮮無產階級藝術同盟）被日本帝國主義迫令解散以後，它的作家是怎樣堅持了作為民族解放鬥爭的一翼的文藝戰綫的“卡普”的精神。

民族解放鬥爭，對於我們來說，是最偉大的老師，也是無上崇高的使命。尤其是金日成元帥的抗日武裝鬥爭，使我們的文學受到了教育和鍛煉並得到實踐，從而才能在我們民族歷史上建立起一座小小的“解放塔”。這一點是我們應當引以為驕傲的。在這序文的末尾，我拉拉雜雜地說了這麼一些話，請讀者原諒。

韓 雪 野

一九五六年八月十五日解放十一周年紀念日子平塵

主要人名表

又吉——即尙道，朴进士的儿子，本书主人公。

朴进士——又吉的父亲。

又吉媽——又吉的母亲，朴进士的元配。

奶奶——又吉的祖母。

季纒——朴进士的养女，尙济的爱人。

秀吉——即尙武，又吉的哥哥。

嫂嫂——秀吉的妻子。

陵龙——即尙济，朴进士的义子，季纒的爱人。

贞順——又吉心目中的爱人。

元弼——又吉小学同学。

仁植——又吉中学同学。

朴光州——亲日派煽客。

小媽——朴进士的小老婆。

李俊浩——贞順的父亲。

塔

目 次

为《塔》的重新出版說几句话	III
一 回家	1
二 春天	33
三 父与子	59
四 娶亲	83
五 妇女們的习俗	119
六 剪辮子	160
七 父亲	195
八 逃脫	220
九 暮色蒼茫的时候	243
一〇 春天到了,但是……	267
一一 鬼火	298
一二 是誰害死了她?	331
一三 黑暗弥漫了每一个窗口	358
一四 出外求学	393
一五 在泥淖中	417
一六 爱	443
一七 等待风的心情	473

一八 百流归大海 ····· 509

我的创作经历 ····· 539

一 回 家

俄日戰爭剛剛結束，那時又吉才六歲。

又吉家要離開為了避難而寄居一年多的地方——水上。動身那天，這個山村里淳樸的老鄉們，都揮淚相送，依依不捨。

人群中有一個十三歲的孩子，名叫陵龍。他特別難過，就象同親生父母和親兄弟離別一樣。

這個孩子姓閔。據說他父親是漢城人，身犯國法，到處亡命。由於帶著孩子不方便，就把孩子遺棄在峽谷中的一座墳上，後來給村中的一戶人家抱去撫養了。

關於他父親的底細，沒有一個人清楚。即使有人知道一些，也是道聽途說不可置信。

不過，惟有姓閔這一點似乎是會錯的。因為他父親遺棄他的時候，在他的衣服裏面清楚地寫下了姓氏、籍貫和生日時辰。

被遺棄的時候，陵龍才四歲，骨瘦如柴，連路都不會走。看來，他父親當時可能是靠乞討活命的。

名字是後起的。據說，他沒死掉，是因為有那座墳保祐。墳，又叫陵墓，所以取名陵龍。

說來也巧，收養陵龍這家，老兩口四十多歲還沒有子嗣。因此，就認為是老天爺賜給他們一個兒子。老百姓也說，人

忠厚，沒有后代，老天爷是会賞賜一个儿子的。

陵龙和又吉的哥哥秀吉一起讀了一年多的私塾。在許多孩子当中，这两个孩子是非常要好的。他們甚至在胳膊上刺上了“义兄弟”三个字。

把染了墨的綫穿在針上，再把針略微刺进皮肉，抽出墨綫，那里就会有黑色的痕迹。秀吉和陵龙从刺字时起，就是义兄弟了。他們两人同岁，秀吉由于是正月生的，当了大哥。

陵龙把秀吉的父母当做自己的亲生父母，并且也这样喊。每次喊的时候，总觉得非常亲近。

陵龙这时虽然才十三岁，但没有亲生父母的痛苦，却已經成了他刻骨之恨。

不管养父养母多么体贴，即使是拿五个养父养母换一个亲生父母，也是换不到的。这种哀伤的心情使得陵龙又想認秀吉的父母为自己的义父义母。結果，他如愿以償了。

此外还有一个原因，这可能是因为秀吉家在水下，那里，比四面环山的山沟开通得多，而且靠汉城近一些，所以怀念故乡的陵龙，就对从水下来的秀吉的父母特别亲热。

陵龙喊秀吉的父亲“爹”的时候，曾經不知不覺地流过眼泪。

陵龙不仅和秀吉很要好，和又吉也是很要好的。他非常爱又吉，把聰穎的、胖胖的小又吉当做自己的亲弟弟。

吃別人的飯——人們都說这种飯带刺——长大的陵龙，这时已經象大人一样懂事了。

陵龙虽然把又吉当做亲弟弟，但有时也会伤心地感到他不是自己的亲弟弟。每当这时候，他就迷惘了。可能就是由

子这种悲伤的心情，有一次，陵龙拉着又吉的手，起先輕輕咬着玩，忽然狠命一口，把又吉的手咬出了血。于是，又吉就和他打了起来。陵龙因此被大人們狠狠地罵了一頓：

“汉城人的种就是坏，这么小就想吃乡下人的肉啦！”

陵龙听了很难过，一整天都沒有力气和人說話。

这以后，他一直沒有忘記这句话。痛苦的往事象黑夜的灯火，閃現在他的眼前。

当他听说又吉家不久就要离开这个四面环山的山沟的时候，心里不禁又羡慕又难过。

“你們要到离汉城近的地方去了！汉城大概不会象山沟这样黑暗。我的父母也許在那里……”

陵龙心里这样想，但沒对任何人說出来。

所有的人，全不是自己人。

后来陵龙听又吉的奶奶說要搬回水下，又看到他家收拾东西准备搬家，就不由地用手背揩起眼睛来。

“孩子，別哭，以后会見面的。到我們家来玩吧，嗯？”

又吉的奶奶这样一劝，陵龙就更加难过了。

但陵龙并不仅仅是因为离别而难过。其实离别并不是一桩难过的事情。他所以会觉得难过，是因为离别勾起了他思念父母之情。

陵龙終於哭了，大人們都感动得嘖嘖称赞說，亲生儿子也不过如此。

和陵龙相反，又吉这天却不知为什么，比誰都高兴，比誰都忙。他甚至对于将和形影不离的好朋友麒麟分手这一点，都不在乎。

麒麟，是因为他媽到前面麒麟山上去挖野菜时生的，所以叫麒麟。麒麟喜欢到这座山上玩。这当然不是因为出生在这座山上的緣故。又吉几乎每天都和麒麟一起到麒麟山上去。他现在还记得，去年秋天，他們曾經到麒麟山采过蘑菇；捉到有須的甲虫，还叫它們打过架。

有一次，又吉牵着自己家的驢子到麒麟山去，走着走着，驢子忽然停下了。又吉一看，原来有一条黑色的虫子在驢蹄前面蠕动。那虫子长得跟吃鳳仙花的虫子差不多。又吉想看看这虫子打算怎样，驢子却小心翼翼地躲着它走过去了。不知怎的，这件事又吉一直没有忘記。

但是今天，他根本就不想这些。

又吉全家分乘在两輛牝牛拉着的、带篷的車上。在山村里，这可不是一般人家的排場。又吉和比他大三岁的姐姐貴順，同奶奶坐在前面一輛車上，又吉的哥哥秀吉和去年生的妹妹二順，坐在后面一輛車上。

又吉的父亲那时在家乡且邑当乡校^①总监，很有点势力。他讓家里人到水上去避难，他自己則住在他所主持的乡校里。

又吉对母亲的感情不如对父亲那么深厚。因此，对他說来，搬家不搬家倒没有什么，能够看到父亲却是很快活的事。

又吉坐在画着花紋的車篷里，一面了望，一面低声唱着“阿里朗”山歌。山野一片春色，游絲冉冉，非常美丽。

村舍篱笆上雄鷄的啼鳴，回娘家的新娘子的驅馬声，簡直就象太古时候和平歌里所說的一样。又吉感到，这仿佛是在

① 主管文教事业的地方官衙。